

# 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等学校历史教育\*

曾晓阳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直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历史教育才成为法国初等学校的必修课程,其中,对历史教育所具有的公民政治教育功能的高度肯定与期待,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起到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初等学校历史教育也在思想上为共和制国家在法兰西的稳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历史教育,共和制,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0-0058-06

在法国开展初等学校历史教育的要求始于大革命,散见于其后近一个世纪中有关初等教育改革的计划、法案和法令中。然而,直至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历史教育才真正进入初等学校并成为其必修课程。学校历史教育的政治倾向问题自19世纪后期起就已经引起一些法国史学家的关注<sup>①</sup>。部分当代史学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法国学校历史教育的发展与政治社会的变迁之间存在密切关系<sup>②</sup>。这些研究无疑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历史在此期间开始逐步被视为国民所必需的知识,但却未对法兰西共和制国家为何特别重视初等学校历史教育问题展开探讨。笔者认为,鉴于在法国,直至20世纪上半叶,初等教育仍为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子弟所接受的全部教育,考察历史教育进入法国初等学校的曲折历程、历史教育的内容及其引发的社会反响,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历史教育在法兰西建立、反复与巩固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 一、初等学校历史教育的开展

直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法国初等学校基本未开设历史课<sup>③</sup>。1871年10月16日,塞纳省初等教育分部部长格雷阿规定在全省使用统一的初等学校课程表,在该课程表中,历史与地理合并为一门史地课,各年级每日均安排了半小时至一小时的史地课。塞纳省实施统一课程表的做法得到时任公共教育临时委员会主席汝尔·西蒙的赞

【收稿日期】2012-03-01

赏。同年11月18日,西蒙致书各学区督学,要求各学区均制定本学区统一执行的初等学校课程表。自1872年起,初等学校统一课程表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各学区制定的统一课程表中无一例外地设置了一门史地课,历史因而在事实上成为初等学校的必修课程。1882年3月28日,法国义务初等教育法颁布,第一条明确规定,初等教育内容包括“历史,以法国史为主”<sup>[1]</sup>(p.274)。同年7月27日,初等教育教学大纲出台,其中规定各年级每日安排一个小时的史地课,同时对各年级历史教育的范畴也作出如下规定:“初级班:用通俗语言叙述法国历史从起源至百年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中级班:法国历史基础知识,重点讲述百年战争迄今的历史。高级班:世界历史基础知识,系统复习法国历史,深入学习法国现代历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批准号:GD10CLS03)的研究成果。

① Lavissee E. A propos de nos écoles[M]. Paris: Colin, 1895. Febvre L. L'histoire dans le monde en ruines [J].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1920, 2:3-27.

② Ben Soussan G.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ans les manuels scolaires de l'enseignement primaire de 1867 à 1914[D]. Paris: Université de Paris I, 1980. Garcia P. & Leduc J. L'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 en France [M]. Paris: Colin, 2003. Loubes O. L'école et les deux corps de la nation en France 1900-1940 [J].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2010, 2: 55-75.

③ 1871年4月,时任公共教育临时委员会主席的汝尔·西蒙下令普查初等学校历史教育状况,历时两个月的调查得出“法国绝大部分的初等学校学生不学习历史”的结果。参见 Garcia P. & Leduc J. L'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 en France[M]. Paris: Colin, 2003年,第88页。

史。”<sup>[2]</sup> (p.92)该大纲一直沿用至第三共和国末期,其间仅对各年级学习的历史时段做过调整,加大了现代历史的学习比重。

然而,普及国民历史知识教育的要求和尝试并非始自第三共和国。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法国部分有识之士就敏锐意识到历史教育具有重要的政治宣传功能,开始要求在初等学校讲授历史知识以培养新时代的公民。1791年,塔列朗在向制宪议会提交的“关于公共教育的报告”中指出,“历史是树立典范以激励民众的有效方式”,初等学校应讲授“历史基础知识”,尤其是“自由民族的历史、法国历史即法兰西民族的历史”。1793年,勒佩勒提埃也在其教育改革计划中要求在初等学校开设历史课程,强调儿童应当学习“自由民族以及法国革命历史上最动人的英雄事迹”。<sup>[3]</sup> (pp.129,377)1794年11月17日,国民公会颁布“初等学校组织法令”,规定在初等学校讲授“自由民族的历史”<sup>[4]</sup> (p.52)。这是法国首部规定历史教育为初等学校教育内容的教育法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告、计划和法令均强调,初等学校历史教育的中心内容是“自由民族的历史”,以法兰西民族史为中心内容的共和派历史观显然已经取代了以君王史传为主线的传统历史观,这对学校历史教育的内容与主旨产生重大影响,历史教育的公民政治教育功能也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放大。然而,大革命时期政局动荡,政府实际上无暇顾及教育问题,相继颁布的各项教育法令无一得到贯彻执行,革命者通过学校历史教育培养一代新人的美好愿望也化为泡影。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年6月,卡尔诺在向制宪议会提交的初等教育法案中,也要求在初等学校开展历史教育。然而,第二共和国在短暂的“人民的春天”后迅速走向反动,卡尔诺法案被搁置。虽然1850年颁布的初等教育法规定,初等教育“可以包含”历史基础知识,但“可以包含”这一并非强制性的措词,使得本来即非初等学校传统教育内容的历史教育备受忽视。而在大革命后相继建立的王朝和帝国的统治者关心的则是在初等学校强化宗教教育,以巩固建立在君权神授理论基础上的政体。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时期颁布的初等教育法只字未提历史教育;七月王朝颁布的初等教育法虽然规定在初等教育的高级阶段即高级小学讲授法国历史基础知识,但当时的高级小学附设在中学内,实际上是初等教育的“贵族学校”,罕有普通民众子弟入读,第二帝国于1867年颁布的初等教

育法虽然也规定历史和地理基础知识为初等学校的必修内容并于次年制定了初等学校历史教育大纲。但正如1871年西蒙主持的调查显示,1867年的初等教育法实际上并未得到执行。而历史教育之所以能够在第三共和时期真正成为初等学校的必修课程,除了得益于第三共和政府对初等教育改革的倾力支持与落实外,还有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首先,第三共和国的共和派深刻认识到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共和制度获得了法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法兰西第一和第二共和国先后被法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用手中的选票葬送,而且就在第三共和国诞生前几个月,帝国秩序依然得到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第三共和国初年,来自农村的选票又将大量君主派送入国民议会,选举出一届“地主议会”。麦克马洪当选总统后,组织的清一色君主派内阁提出重建以王权和教权为基础的道德秩序,复辟势力甚嚣尘上。虽然共和派自1879年起全面掌握了国家政权,但君主派和帝制派仍时刻伺机制造各种政治和社会危机,向共和政府发起反扑。其中,布朗热运动席卷全国,险些令共和国再度蒙受被颠覆的厄运;德雷福斯案件也让一度收敛和隐藏起来的顽固的君主主义者、保守的天主教徒与民族主义者等反动势力再度聚集起来挑衅共和国。可以说,自诞生之日起,第三共和国就笼罩在君主制或帝制的复辟威胁之中。

其次,广大乡村民众对国家与民族的观念十分淡薄,在很大程度上仍游离于法兰西民族共同体之外。普法战争期间,巴黎人“群情激昂”,外省却弥漫着沮丧和恐惧的情绪,农民厌战、反战甚至里通外国的行为在各地普遍存在。据记载,阿尔代斯和利摹日的乡民反对战争,甚至敌视途经该地的法军;中部地区的民众只盼望结束战争,愿意“为了和平而不惜一切代价”;索瓦松、博维、维赞等地的村民拒绝加入国民自卫队。厌恶战争的农民甚至高喊:“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普鲁士万岁!”他们拒绝向法军将士提供粮食,反而将粮食供给他们畏惧的普鲁士军队,还泄露法国游击队员的行踪,甚至将其捕送普军<sup>[5]</sup> (pp.155-156)。

因此,如何争取农民对共和制度的支持,如何强化农民的国家 and 民族情感,使得共和国真正成为“农民的共和国”<sup>①</sup>,是共和派亟待解决的关键问

① 1884年4月15日,汝尔·费里在演讲中肯定农民是共和体制的基础,强调:“共和国若非农民的共和国则必将灭亡。”参见 Barral P. Les agrariens français de Méline à Pisani[M]. Paris: Colin, 1968, 第39页。

题。在面向广大民众子弟的初等学校传播共和思想,培养支持共和制度的未来公民和选民,从而为共和国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因而成为共和派领导的初等教育改革的中心内容。历史教育因其独特的学科特点而被共和派视为激发学童的爱国情感、树立法兰西民族观念和共和思想的重要思想宣传工具。第三共和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埃尔内斯·拉维斯对小学历史教师的一席话,充分反映出共和派对历史教育的殷切期望:“历史教育负有让学童热爱和了解祖国的责任……如果学童不在头脑中铭刻下我们光荣的民族史,如果他们不知道先辈们为了崇高的事业在无数战场上战斗过,如果他们不知道祖国的统一是用无数的鲜血和努力换来的,如果他们他们没有成长为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公民和热爱军旗的士兵,历史教师就白白浪费了时间。”<sup>[6]</sup> (pp.208-210) 时任公共部部长布尔汝瓦也强调:“历史教师是捍卫民族统一的律师……历史能够而且必须协助强化民族情感。”<sup>[7]</sup> (p.19) 肩负历史教育重任的历史教师也深刻认识到历史教育所承载的政治和社会宣传功能,他们明确表示:“教师应通过历史教育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将其铭刻在学生的头脑里。”<sup>[8]</sup> (p.77) “我们讲授法国历史的目的是培养真诚的爱国者。”<sup>[9]</sup> (p.114) “历史是让法国人自幼就形成爱国、义务和牺牲观念的最有效的方式,历史教育尤其能让我们为法国培养出勇敢的士兵和无畏的公民。”<sup>[10]</sup> (p.54)

历史课程被设置为初等学校的必修课程,以及上至政府下至教师对历史教育的热切期待,使得历史教育的公民政治教育功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得到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载体——初等学校历史教科书则是这一功能的最佳体现。

## 二、初等学校历史教育的重点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初等学校历史教科书迎来了一个编写与出版的高峰。很多法国人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初等学校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其中不乏学界、政界知名人士,如著名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院长拉维斯、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奥拉尔、公共教育部总督学卡兹和德比杜、公共教育部高等理事会理事戴维纳、初等教育督学穆斯梯尔等。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纷纷在教科书前言中宣布,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以人民解放史取代了国王传记”<sup>[11]</sup>“歌颂法国大革命开辟的理性和正义事业,以历史事实证明我国政体

所依据的各项原则的合理性……摒弃一切分裂因素,突出一切利于团结的因素、突出自由民主原则以及忠于大革命精神的法国人民所共有的各项原则”<sup>[12]</sup> 殷切希望学童牢记今日的“幸福”和“自由”是先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得来的,明白自己的“首要任务是热爱祖国”<sup>[13]</sup> 深切体会到“共和国的优越性”,成长为“追求进步的人、真诚高尚的共和派、优秀的法国人,对法国大革命所开辟的、第三共和国继续进行的伟大事业充满信心”<sup>[14]</sup>。为此,编者们围绕祖国、共和国和法兰西民族这三个核心概念,层层深入地构建起一个全新的历史教育模式。

首先,法国历史上三位顽强抵御外族侵略者,但却最终落败的英雄,即维尔森吉托克里斯、贞德和甘必大成为编者们浓墨重彩赞誉的爱国民族英雄。率领部落英勇抗击罗马侵略军的维尔森吉托克里斯被誉为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英雄,最伟大的英雄”,“为了国家的独立与统一,甘愿牺牲自我”<sup>[15]</sup> (p.3)“保全了高卢的荣誉”<sup>[15]</sup> (p.15) 使得“高卢虽然向罗马俯首称臣,但却输得光彩”<sup>[16]</sup> (p.14)。百年战争的爱国英雄首推农家女贞德,这位“祖国的圣女”“热爱法国,希望拯救法国”<sup>[12]</sup> (p.57)。拉维斯甚至要求教师在讲完贞德的英雄事迹后,必须带领全体学童高呼“法国万岁”<sup>[15]</sup> (p.116)。甘必大则代表了普法战争时期的抗战英雄,“震撼于他那铿锵有力的言语,法国重新站起来了,崇高的英雄行为在各地涌现。爱国激情洋溢在维尔森吉托克里斯和贞德的故土上!高涨的士气虽未令我们免于失败,但法国的荣誉得以保全!”<sup>[11]</sup> (p.113)

应该说,这种爱国主义教育第三共和国惨痛的开国史不无关系,回应了当时法兰西民族亟待尽快摆脱战败的负面影响,提升民族士气的需要。另外,编者们重点记叙高卢、百年战争和普法战争三个时期的爱国英雄也绝非偶然之举。法兰西民族视高卢人为祖先,几乎所有历史教科书均以“我们的祖先高卢人”开篇。百年战争则第一次激发起高昂的法兰西民族感情,被视为“法兰西民族史的开端”<sup>[17]</sup> (p.24)。歌颂维尔森吉托克里斯和贞德虽然战败但令强敌钦佩,就是在为法兰西民族不畏强暴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定历史的基础。而普法战争时期的法国与高卢和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遭外族强敌入侵的历史何其相似,法兰西民族的苦难史将历史长河中涌现的这些英雄串联在一起。教科书编者们用英雄的事迹鼓舞学童:“擦干眼

泪,孩子们……抬起头,记住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民族的孩子。”<sup>[11] (p.93)</sup>“孩子们,你们了解了昨天的法国,明天的法国将由你们来创造。你们要让她永远伟大,永远受到敬仰。”<sup>[18] (p.265)</sup>显然,正面诠释民族苦难,激发法兰西年青一代的爱国热情,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所在。

第二,编者进一步宣扬共和制是法国的最佳政治体制,热爱共和制即热爱法国。编者或强调:“一百年前,法国由一个国王统治,今天,它已经是一个共和国了,法国人自己统治自己”<sup>[13] (p.1)</sup>;或要求学童论述“人民主权的共和国优于王权无任何限制的专制王朝”,并为学童列出如下提纲:“1.专制王朝:缺乏监督;国王专横(路易十四及其错误)、自私(路易十五及其错误)。2.共和国:人民拥有选举权;人民有义务正确投票;人民淘汰不合格的当选人;人民行使监督权。结论:共和国优于专制王朝”<sup>[14] (p.141)</sup>;或以图表的形式让学童对大革命前后法国的巨变一目了然<sup>[11] (p.106)</sup>:

同时,编者还引导学童通过对比大革命前

大革命前 国王	大革命后 法律
1. 国王是主权者	1. 人民是主权者
2. 社会平等不存在	2. 社会平等存在
3. 信仰自由不存在	3. 信仰自由存在
4. 个人自由不存在	4. 个人自由存在
5. 新闻自由不存在	5. 新闻自由存在
6. 劳动自由不存在	6. 劳动自由存在
7. 司法平等不存在	7. 司法平等存在
8. 民众教育不存在	8. 民众教育是义务的

后法国两种政治制度的优劣来思考大革命必然爆发的原因:“专制王朝将法国迅速推向深渊,一场规模宏大的革命是必然的。”<sup>[14] (p.251)</sup>“国王和人民的利益相互对立,革命爆发了。”<sup>[12] (p.105)</sup>“请解释路易十四的统治如何酝酿了大革命。”<sup>[13] (p.140)</sup>“我们能否预见一场革命即将发生?”<sup>[18] (p.134)</sup>这样的对比与思考显然是希望学童深刻认识到“惟有共和政府才能保障自由,才能保障人民主权真正得到行使”<sup>[19] (p.220)</sup>,认识到“自1870年起,共和政府就是法国合法且永久的政府”<sup>[14] (p.251)</sup>,认识到“未来是属于共和国的……共和政府是卓越的民主政府”<sup>[11] (p.140)</sup>,从而成长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

这些政治立场鲜明的教科书编者在宣传共和思想,抨击君主制和帝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对曾经是王朝和帝国的支持者,当前仍对共和体制存在抵触情绪的天主教会作出负面评述。部分编者斥责天主教会禁止信仰自由,残害异见分子,

发动宗教战争等,但却闭口不提教会在法国历史上曾起过的积极作用。部分编者对贞德等历史人物进行去宗教化的处理,他们强调贞德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但对于贞德听从神谕而肩负起拯救法国重任的传说,则要么使用贞德“以为”或“似乎”听见圣徒指示之类的含糊字眼,要么避而不谈,要么予以否认。同时,在涉及大革命时期的恐怖和血腥事件时,编者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措词温和,强调实施恐怖政策的目的在于抗敌救国。天主教会对此极为不满。1909年9月4日,天主教会公开宣布十四部初等教育教科书为禁书,其中历史教科书就占了八部,包括卡尔维、戴维纳、布罗索莱特编著的三部《法国史》,纪约和马纳、高蒂耶和德尚、奥拉尔和德比杜合著的三部《法国史》以及罗日耶和德皮凯合著的《法国史》与《法国文化史简易读物》。天主教会指责这些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事实,是“带有偏见的政治论著”<sup>[21] (p.52)</sup>,要求家长谨慎择校,避免送子女入读坚持使用禁书的学校。各地先后发生神甫亲自或指使学生及其家长焚烧被禁教科书、煽动家长抵制公立世俗学校的事件,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教科书战争”,成为法国初等教育史上尤为瞩目的事件<sup>①</sup>。

第三,在爱国主义思想和共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编者力图树立起法兰西民族大家庭的观念。编者高度评价象征团结的结盟节:“这一天,来自各地的民众产生了兄弟般的情感,他们组成一个家庭,一个民族。”<sup>[12] (p.152)</sup>“这一天,所有法国人都忘记了旧日的仇恨,结成联盟,怀着对祖国、对自由的爱,团结在一起。”<sup>[19] (p.154)</sup>他们告诉学童:“法国所有居民都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应当像兄弟般友爱。”<sup>[20] (p.418)</sup>同时,他们严厉斥责民族分裂和内战对国家的危害,以高卢因分裂而战败为例警示学童:“高卢人和罗马人一样勇敢,然而,罗马人团结为一个民族,高卢人却分裂成许多小部落,相互争战,不懂得团结起来抵御外敌。”<sup>[15] (p.10)</sup>“高卢人忘不了彼此的分裂,无法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恺撒则乘机接连得胜。”<sup>[19] (p.3)</sup>“恺撒曾说过,倘若高卢团结起来,建立起统一的国家,齐心协力,就完全可以抵抗整个世界”<sup>[16] (p.3)</sup>百年战争期间,法国两大封建派别勃艮第派和阿曼涅克派内讧,使得英军以少胜多大败法军的事件,也成为历史教科书编者经常援引的反例。

① 关于这场教科书战争,详见曾晓阳:《试析法国近代两次“教科书战争”》,《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第64至72页。

### 三、结语

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汝尔·米什莱曾敏锐地指出：“政治的首要部分是什么？是教育。第二部分是什么？是教育。第三部分呢？还是教育。”<sup>[22]</sup> (p.269) 致力于普及民众教育的法国教育联盟更是坦言：“谁掌握了法国的学校，谁就掌握了法国。”<sup>[1]</sup> (p.279) 的确，大革命后，法国政体历经嬗变，政体基础异常脆弱，通过初等学校教育来培养支持政体的民众，便成为法国相继建立各政体的一个共识。然而，不同的政体采取的具体教育措施则大相径庭，帝制和君主制注重的是强化宗教教育以培养驯良的臣民，而共和制国家则在初等学校中大力开展爱国主义、共和思想和民族统一思想教育以培养共和国明智的公民和选民。历史教育于是被共和派赋予公民政治教育的重任。法兰西三种共和制国家都力图在初等学校开展历史教育，而这一愿望最终由第三共和国的教育改革者付诸实现。第三共和国时期，历史教科书编者对传统历史观的革新，以及新编历史教科书所引发的激烈纷争，既凸显了时人对学校历史教育的关注，又反映了历史教育所蕴含的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宣传功能。历史也证明，第三共和国初等学校的教育是成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民众积极响应政府发布的总动员令，在“保卫祖国”、“保卫法兰西”的口号下踊跃应征入伍，“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毫不犹豫、毫不畏惧地离开家人，应征入伍，将生命奉献给危难中的祖国。”<sup>[23]</sup> (p.761) 教士也不例外。据教会在战后出版的《朝圣者年鉴》统计，有32,699位教士参军，其中4618人战死沙场<sup>[24]</sup> (p.322)。妇女儿童也积极响应内阁总理于1914年8月6日发布的《告法国女公民书》：“如常进行农活，完成本年的夏收并为来年的收成做好准备。”<sup>[25]</sup> (p.54) 勒尔—卢瓦省圣卢村的一个17岁的农村少年格拉度写下了一段这样的文字：“所有女人、孩子、老人，所有人都去收割小麦，收完了自家麦子就去帮别人收，我们把所有的麦子都收完了。”<sup>[26]</sup> (p.401) 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全体法国人民都投入到“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与普法战争时期消极抗战甚至通敌的民众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共和派领导的初等教育改革后的三四十年间，第三共和国的初等学校教育，尤其是历史等带有公民政治教育性质的课程，在很大

程度上将一代代的学童培养成为捍卫祖国、支持共和、维护民族统一的公民和战士，回应了共和派教育改革者通过“共和国的学校”奠定共和国<sup>①</sup>的希望。

【作者简介】曾晓阳，女，1971年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教育史。

【责任编辑】全鹭颀

参考文献：

- [1] Chevallier P. & Gersperrin G. L'enseignement français de la Révolution à nos jours Vol 2[M]. Paris : Mouton, 1968.
- [2] Garcia P. & Leduc J. L'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 en France[M]. Paris : Colin, 2003.
- [3] Baczko B. Une éducation pour la démocratie, textes et projets de l'époque révolutionnaire[M]. Paris : Garnier Frères, 1982.
- [4] Chervel A.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à l'école primaire T.I. [M]. Paris : INRP, 1992.
- [5] Weber, E. La fin des terroirs[M]. Paris : Fayard, 1983.
- [6] Lavisé E. Questions d'enseignement national [M]. Paris : Colin 1885.
- [7] Ben Soussan G..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ans les manuels scolaires de l'enseignement primaire de 1867 à 1914[D]. Paris : Université de Paris I, 1980.
- [8] Girardet R. Le nationalisme français[M]. Paris : Seuil, 1983.
- [9] Ozouf M. L'Ecole, l'Eglise et la République [M]. Paris : Cana, 1982.
- [10] 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档案馆 :A.D.P.O. BIB61782, 1833- 1914 年东比利牛斯省的初等学校[Z].
- [11] 法国蒙彼利埃师范学院教育史研究中心档案 :5464, Gautier & Deschamps. Histoire de France [Z]. Paris : Hachette, 1910.
- [12] 法国蒙彼利埃师范学院教育史研究中心档案 :8454, Aulard & Debidour. Histoire de France[Z]. Paris : Cornély, 1902.
- [13] 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档案馆 :A.D.P.O. 430/9, Lavisé E. La nouvelle première année d'Histoire de France [Z]. Paris : Colin, 1895.
- [14] 法国蒙彼利埃师范学院教育史研究中心档案 :777, Guiot & Mane, Histoire de France[Z]. Paris : Delaplane, 1904.
- [15] 法国蒙彼利埃师范学院教育史研究中心档案 :5, Lavisé E. Récits et entretiens familier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Z]. Paris : Colin, 1893.
- [16] 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档案馆 :A.D.P.O. 1J500/3, Cazes E. Histoire[Z]. Paris : Delagrave, 1895.

① 初等教育分部部长费尔蒂南·比松在1883年10月15日出版的《教育杂志》上撰文道：“共和国修建了学校，学校必将成就共和国”。参见 Capéran L. Histoire de la laïcité républicaine Paris : Nouvelles Editions Latines, 1961, 第2页。

- [17]法国蒙彼利埃师范学院教育史研究中心档案130, Lavisse E. Première année d'Histoire de France[Z]. Paris: Colin, 1876.
- [18]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档案馆:A.D.P.O. BIB10952, Moustier M. D. Histoire de France à l'usage des écoles primaires[Z]. Paris: Petit André, 1879.
- [19]法国蒙彼利埃师范学院教育史研究中心档案:15545, Calvet C. Histoire de France [Z]. Paris: Bibliothèque que d'éducation, 1909.
- [20]法国蒙彼利埃师范学院教育史研究中心档案:17104, Lavisse E. La deuxième année d'Histoire de France et d'Histoire générale[Z]. Paris: Colin, 1913.
- [21]Amalvi Ch. Les héro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M]. Toulouse: Editions Privat, 2001.
- [22]Michelet J. Le peuple[M]. Paris: Hachette et Paulin, 1946.
- [23]Dupeux G. La IIIe République, 1871- 1914 [A]. In Duby G.. Histoire de la Franc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C]. Paris: Larousse, 1995.
- [24]Cotereau J. Anthologie des grands textes laïques Tome I [M]. Paris: Librairie Fischbacher, 1963.
- [25]Faure M. Les paysan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M]. Paris: Colin, 1966.
- [26]Houssel J.- P. Histoire des paysans français du XVIIIe siècle à nos jours[M]. Paris: Horvath, 1976.

### The History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under the French Third Republic

Abstract: Until the French Third Republic, history education became a required courses in primary schools. This result required two necessary condition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s civic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unctions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French Third Republic and a good soci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school history education laid a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rench republic.

Key Words: History Education, Republic, Patriotism

·史苑撷英·

## 应科学界定“辛亥革命”这个概论

“辛亥革命”这个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其涵义就在不断演变,仅从中国内地关于辛亥革命的主流话语中,就可列举出以下三种界定“辛亥革命”的不同版本——“武昌起义说”“1911年革命风暴说”“广义狭义说”(狭义是指1911年的武昌首义和各省响应,这与权威党史中界定基本是一致的;广义上的辛亥革命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即包括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共19年的革命)。作者在《探索与争鸣》撰文指出,“辛亥革命”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有关不同的历史内涵。“辛亥革命”作为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性变革,应该是指狭义上的“1911年的武昌首义和各省响应”,只是孙中山遗嘱中所说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的一个阶段;其结果是胜利了,其历史功绩是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则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大致时间范围是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期间,孙中山领导革命派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仅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就有广州起义等十次之多,而辛亥革命则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过程中最成功的一次,此外还包括后来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等。但是,孙中山领导的几十年“国民革命”,未能实现“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之目的,因此,他遗憾地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政治遗嘱。

(摘自《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1期 作者 李庆英)